

## 愛心的實踐

我靠主耶穌指望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，叫我知道你們的事，心裏就得著安慰。因為我並沒有別人與我同心，實在挂念你們的事。別人求自己的事，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。(腓二：19,20)

“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”(杜甫：“春望”)詩人杜工部為甚麼這樣漫天開價？

當然，他不是指家書“寄”萬金；如果那樣，豈不成了見錢眼開？他不是說家書真的紙貴；不是說寫信的人墨寶可珍。家書的可貴，是因為其信息，更深的說，是因為其情可貴：安史之亂，烽火遍地，使音問久阻，愈使人懸念，關懷；不過，對於許多不相識的人，雖也有同情，也有關懷，總不如對家人關懷之深切。所以“家書”比別的书信更可貴，是詩人所最殷切企盼的。

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拘留，待審，受審，上訴，以後被由海上解送到羅馬，已經約四五年了。他跟腓立比教會實際分離的時間，自然更長，豈止“連三月”！那時，雖然沒有戰亂的烽火，雖然有條條大道通羅馬，但是，在路途中常常有許多的險阻(林後一一：26)，不用說，無法夢想我們今天通訊的利便。

傳通信息雖然是那麼艱難，超過我們的想像；保羅在主內對教會的關懷，也超過我們的想像。

一個被囚在監獄中的人，與外界隔絕，最難得的是有人伴在身邊，保羅就幸而有幾個主內的人在他那裏，他提到名字的有提摩太和以巴弗提(腓二：25)。但保羅對提摩太還有更大的倚重之處：他關心教會肢體，衡量輕重，情願給服事他的提摩太離開，往腓立比去；而且是靠著主耶穌指望快差他去！因為他愛教會殷切，過於自

己，所以希望越快越好。為了甚麼那樣的急切呢？還不是為了早早得到確實的消息！

這給我們看出，是多麼深，多麼切的愛！這份的愛，遠勝過家人，是在主內一家的愛，是在主內一體的愛。

保羅說：“叫我知道你們的事，心裏就得著安慰。”意思是說，在獄中的使徒，沒有自憐自愛，而是想到別人，想到教會，要有確切的消息：“知道”與“安慰”是連在一起的；如果不得知，就不得安慰。他為教會挂心，更為了軟弱的肢體焦急(林後一一：28,29)。

也許有人說：保羅不是大有信心，可以把他們“交託神和祂恩惠的道”(徒二〇：32)嗎？

## 如何信靠又關心

其實，信靠神，與交託關心並非互不相容的。司布真牧師(Charles Haddon Spurgeon, 1834-1892)解釋“交託”說：

當你一無幫助的時候，仰望神作你的幫助；當你有許多幫助者的時候，看到神在你所有的幫助者裏面。當你在神以外別無所有的時候，看神是你所有的一切；當你甚麼都有的時候，看神在萬有裏面。在任何環境之下，全心單單仰望主。

所以我們應當交託信靠神，相信神必作成；但也可以關懷，看神如何作成，並且應該盡自己的力量，助其作成。我們“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，直到那日”；也要靠聖靈堅守從前所交託的善道(提後一：12)。二者並不矛盾。

因為在主內真實的愛，使他產生自然的關切，“實在挂念你們的事”。他說，沒有人像提摩太那樣的與他同心，自然也就沒有比

提摩太更適合的人選。為了急切要知道腓立比教會的景況，他指望快差提摩太去；提摩太知道保羅的心意，也會快快回來，安慰他的心；而不會去游山玩水，也不會被世界的事務牽纏。

接下去，保羅用了平行的句法，可以使收信者知道，“求耶穌基督的事”與“挂念你們的事”原是一事：教會是基督在地上的身體，教會的元首基督是在天上；聖徒是屬主的，關心教會，愛教會，就是愛主的身體了，此外再沒有別的方法“求基督的事”。

保羅總不會忘記，在大馬色路上的經歷：他在不信不明白的時候，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凶殺的話，專程往大馬色去，要整肅會堂，要迫害教會。忽然從天上發光，四面照著他；他就仆倒在地，聽見有聲音對他說：“掃羅，掃羅！你為甚麼逼迫我？”(徒九：1-5)其實，保羅即使認識過在肉身的耶穌，但絕沒有逼迫主的事實；但是，傷殘主在地上的身體，迫害主的教會，就是逼迫教會的元首主基督耶穌。這也像有人送給你一雙鞋，不只是愛你的腳，“足下”該以為他是愛你。

同樣的理由，如果愛教會，關心教會，就是愛基督，愛教會在天上的元首。這是我們今天在地上所唯一能作的事。

## 生命關連

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：他興旺福音，與我同勞，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。所以，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，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；但我靠著主，自信我也必快去。(腓二：22-24)

在主愛裏的表現，是互相關懷，互相信任。在屬靈方面，提摩太是從保羅領受福音真道，因信作他的“真兒子”；在感情方面，

是他“親愛的兒子”(提前一：2 提後一：2)。當然，父子的關係，是雙方共同的，是用愛來維繫的。

聖徒不是沒有感情，而是要在靈裏淨化感情，超越肉身的感情。有的父子間沒有愛，殘殺的事也有過。在基督裏，屬靈的愛，深純過於人間的愛。

在本書的開始，寫著“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”。這是說在工作上的關係，二人同作基督的僕人，同事奉那一位主。(腓一：1)同工的關係，也是用主的愛來維持。我們都知道“保羅書信”，從來沒有誰用“提摩太書信”的名稱；雖然不是不可能由提摩太執筆。但保羅因為愛心的緣故，採用二人同具名，不忘記那位年輕後進的同工，證明二人同心。這愛護提攜青年同工的作法，使人感到溫暖，值得我們學習效法。在這裏，保羅又見證提摩太的好處，向教會推介他。今天，誰聽見過稱許別人的好話呢？或者這就是教會復興的簡單起步方法，就在我們手邊，可以隨時實行。

我們也看見，年老的大漁人彼得，在寫信的時候，稱“我的兒子馬可”(彼前五：13)。是這同一個年輕人馬可，“巴拿巴的表弟”(西四：10)，曾在旁非利亞離開保羅和巴拿巴，不和他們同去作工，甚至導致保羅與巴拿巴二人爭論，而彼此分開(徒一五：36-39)。但神給這半途而廢的年輕人有第二次的機會，半途知返，重新作人；以至保羅在晚年對他刮目相看，不僅恢復信任，並特別垂愛，稱他“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”(提後四：11)，伴送保羅走完人生最後的旅程。馬可能有如此美好的轉變，彼得，巴拿巴，保羅，三位長者，必然在他身上有好的影響。摩西對於約書亞，撒母耳和約拿單對大衛，以利亞對以利沙，關係各不相同，都必產生過同樣積極性的影響，使他們成為下一代的好領袖。

## 事工的傳承

從個人經驗，從教會歷史，或從世界歷史觀察研思，都可以知道培植繼起領袖的重要。在這方面，掃羅當然不是一個好榜樣；但掃羅與大衛的關係，仍然是值得思想的例子，可以作為失敗的鑑戒。

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是神命定待任的新興領袖。但是，父親型的掃羅，雖然是大衛的岳父，卻是容不下他，嫉妒他：作為在位的王，哪有不因為臣子打勝仗立功而嘉獎的？但掃羅例外；特別是當大衛打勝仗，得稱讚和榮耀的時候，惡魔就附上掃羅，使掃羅變成惡鬼一般，理性盡失，妒令智昏，仿佛站在敵人一邊。掃羅從來沒有說過大衛一句好話，從來不曾善待他；但大衛雖然有神的膏立，卻不爭取王位，不奪權，有機會也不肯加害掃羅。如此忍受迫害，飄流逃難；而且不是短的時間，如此忍耐了有十多年之久。

大衛顯出他具有最重要的領袖條件：有雄心而無野心，不是沒有骨氣，只是不憑血氣。他肯在還容得下他的時候，忠心服事掃羅王，甘心“服在神大能的手下”（彼前五：6）；在任何時候，服事當世的人，盡忠為國；時候到了，神果使他升高。

作領袖的，對於同工，或是繼任的領袖，不僅不應該嫉妒忌恨，怕人奪位奪權，更應積極的培育，教導，扶掖，栽植。這正是保羅的作法。年輕的提摩太，本來少有人知道，少有人尊重；保羅就推介他，為他說話，鼓勵他，把使命交託他。

保羅是位好領袖。不僅有恩賜，有品德，而且愛同工，會欣賞同工的長處。他看出提摩太求基督的事，不是為了自己的權位利益打算；他體會到提摩太關心教會，愛主的身體；他知道提摩太忠心於福音事工，同保羅辛勞，為了要叫人得救明白真道，拓展基督的國度。這樣的人，可以作保羅的代表。

在這裏，保羅確知他快要被釋放了；一想到教會在關心自己的境況，就想儘快的讓提摩太去腓立比，使他們知道這好消息。不過，他不是要提摩太等在腓立比，自己去的時候，很快就可以見面了；而是要提摩太趕快回來，向他報告那邊教會的情形。在那時候，交通不方便，往返羅馬與腓立比是不近的旅程，保羅不是不知道患胃病的提摩太，必然有些艱難；但他對教會的“挂念”，使他不能等待，即使不是提摩太回來報告，教會也能差別的人來。雖然說：“靠著主，自信也必快去”；卻仍盼望早日知道消息。這是真實的愛。這是何等動人的愛，何等的關切！

寫到這裏，想起我不久前去到一個教會，他們差許多宣教士出去。教會中設有宣教士信箱，其中有貼足郵票的郵筒，打上宣教士的地址，只等會友寫信寄出。這是多關心，設想周到的安排！

過去曾有宣教先進說，宣教士像是深入到黑暗礦坑的採礦者，差傳教會要握住繫在他們腰間的繩子，以保障其安全。這比喻非常恰切：我們必須注意代禱和經濟支援的責任，使“繩子”不要斷絕，也不要丟手不管。不過，有時也需要讓下到礦坑裏的人，覺到繩子的脈動，可以減少他們孤危感，就是要常通信息。感謝主，我們今天比保羅的時代方便得多了；但是，也該有保羅的關心：關心可以勝過一切的險阻，冷漠是最大的困難。在另一方面，宣教士的信息，也該是教會所關心的，可以激勵教會的愛心，有其特別的價值。因此，宣教士不要以為寫報告是額外的負擔。有的宣教士說，製造報告數字，以至說謊言，是一種可怕的引誘試探。在今天工商業時代，注重統計數字的壓力，使人以為沒有數字難以交代，甚且跟所支持的費用比例連在一起，像投資一樣，或要人挂自己的招牌，那都是錯誤的。宣教士需要的是愛的維繫。

保羅沒有休假，不注重回去向腓立比教會作報告；但他要差別人回去，而且有特別理由：高尚的理由。

## 彼此體恤

然而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。他是我的兄弟，與我一同作工，一同當兵，是你們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給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們眾人，並且極其難過：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。他實在是病了，幾乎要死；然而神憐恤他，不但憐恤他，也憐恤我，免得我憂上加憂。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，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，我也可以少些憂愁。(腓二：25-28)

保羅覺得“必須”讓以巴弗提回腓立比去；因為他的病好了。這是一個特別的好理由：不是因為病了叫他回去就醫，而是因為他病好了，叫他回去，給教會看，可以為他放心，一同歡喜。如果這想法有些奇怪，還有另一件奇怪的事：以巴弗提不為自己病困異鄉而難過，不在乎自己生病，而是為了教會知道他生病，關心他生病而難過。這是說，他寧可自己承受疾病的痛苦，而不願加重別人心靈的負擔。

我們會看見，孩子們一有病，就表現出來，有時甚且過分表現，為了要吸引大人們的注意；但成年人有病痛，一般都會忍耐，那並不是要表現堅忍的斯多亞氣質，而是不願意別人擔憂。這種不平常的情感，只有從他們之間不平常的深愛和關心去了解。他想念主內的肢體，卻不想給他們擔心。

這以巴弗提是腓立比差會的代表，奉命帶了錢去，供應保羅等人的需要。那時候的教會成員，一般沒有名門巨富，有的還在貧窮的邊緣(見林前一：36-28 林後八：1-5)；不過，他們沒有貧窮到不

能給別人，雖貧而不近貧，甘心樂意的奉獻，因為有愛就有力量。這種情形，局外人很難了解。

照平常的想法，貧窮的教會，工人應該像叫化子，沿門托鉢而不可得，是一副缺衣無食的窮相；可是保羅卻看來甚為富裕，使巡撫大員腓力斯“指望保羅送他銀錢”(徒二四：26)；保羅不會向高官行賄，但巡撫大人的“指望”，是經多識廣的官僚，從外表掂估過保羅的身價，誤以為有油水可榨。

那麼，以巴弗提帶了錢來，是否就有錢斯有權呢？當然不是，他沒有頤指氣使，不可一世；他留在了保羅身邊，服事保羅，一同作工，一同當兵，為福音勞苦。

在保羅方面，雖然他是領袖，是使徒，卻不是推說只管屬靈事就完了，而是對重病的同工悉心照顧，到一個程度，把自己的心放進去，為了以巴弗提的病憂急。因為有這種切身的感覺，保羅才切切祈求神的憐恤。到以巴弗提的病好了，使徒憂心的擔子也放下了。所以保羅不但感謝神憐恤病人得痊愈，也感謝神憐恤病人身旁的人。這是真實肢體相關的愛。

現在，體會到這種肢體相關的實際，知道以巴弗提想念屬靈的家人，保羅又知道腓立比教會為了肢體擔憂，他就為了教會的擔憂而擔憂起來。那麼，怎麼辦呢？保羅前面說：“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”，現在又說：“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”。解鈴還是繫鈴人，只有叫他們看到活活潑潑強強壯壯真實的以巴弗提，才可以解開腓立比教會心上的結，使他們的憂愁轉為喜樂。

留下年老的保羅怎麼辦？孤單體弱的保羅怎麼辦？保羅會說：我不要緊，你去吧，放心去吧！讓教會看看你。

當然，以巴弗提必然是一位可愛的同工，正如他名字的意思是“可愛的”；所以得到教會信任，重託他去供應保羅，照顧保羅。當聽到他病了，又關心他，為他憂急。這樣的人，不會是個“一見愁”，使人不再想見他的面，而是極想見他，見到了就喜樂，因為他有許多的優點。我們真希望教會多多有這樣的人；教會也多多有這樣的愛和關心。

## 愛護敬重

故此，你們要在主裏歡歡樂樂的接待他，並且要尊重這樣的人：  
因為他作基督的工夫，幾乎至死，不顧性命，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。(腓二：29,30)

古代羅馬人，最崇敬的品德是英勇，其次是雄辯。在戰場上殺敗敵人開疆拓土的將軍，得勝歸來，受到特別的歡迎，就是凱旋式(Triumphus)，游行行列由城外至元老院，民眾排列歡呼，香花夾道，展示俘虜；得勝者享有衣紫袍，戴金冠的榮耀。戰績較小的勝利歸來，則得到榮勝儀式(Ovatio)，得勝者榮耀的騎在馬上，接受民眾列隊歡呼。至於在議場上雄辯者，滔滔宏論，使聽眾折服，也受到類似的崇敬，眾人起立鼓掌歡呼，後來也稱為 Ovation，是同一的來源。

基督徒受文化環境的影響，養成同樣的觀念，也有英雄崇拜的情感。到今天，信徒看先賢傳記，或讀或聽到宣道報告，也是嚮往英雄事蹟；以至間接鼓勵誇大，渲染，捏造，都是由於好高務奇的市場要求。

但以巴弗提是誰？他作了甚麼英雄事蹟？

根據使徒介紹他，“幾乎至死，不顧性命”。

但他卻不是冒死救助保羅，而是為了補助對使徒的供應。照當時的環境，極可能是他抱病工作，賺取生活上的需用；或是努力見證，幫助建立聖徒。所以不只要冒險犯難，奮勇見證以至殉道，或遠赴蠻荒，給野人吃掉，才算是“作基督的工夫”。假設以巴弗提只是殷勤看顧使徒，辛勞致病，而竟然死了，仍然是為主殉道，並不是次等的聖職人員。

現在這樣一個人，病好了，靠著主的恩典，恢復了健康，到可以旅行的程度，要回腓立比去。在使徒眼中，他是榮耀的得勝者，完成了任務，光榮的凱旋！保羅恐怕腓立比的會眾，沒有這樣屬靈的見解，仍然為世俗的“成功”觀念所圍蔽，所以諄諄囑咐他們，要重新估量那位得勝榮歸的屬靈英雄。

以巴弗提雖然是腓立比所差遣的(腓二：25)，但在使徒身邊的那些日子，羅馬“留學”，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階段，所以不能再以吳下阿蒙看他：“要在主裏歡歡樂樂的接待他，並且要尊重這樣的人”！

也許有人說：不，以巴弗提算得那號人物，他不過是我們當中的年輕人，差去服事保羅的，最多是一名不足輕重的宣教士助手！但是，使徒保羅說：“在主裏”，不是世俗的看法，他作的是“基督的工夫”，而且幾乎忠心至死，沒有理由遜於殉道士一樣的光榮。雖然，他可能只算是得主人交託二千銀子的僕人；但他盡心盡力的經營，本利加倍，賺了另外的二千，是百分之百的成功，正和受託五千另賺五千的僕人一樣。主人對他們二人講同樣稱讚的話：“好，你這又良善，又忠心的僕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許多的事派你管理；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！”(太二五：20-23)

在主的身體上，肢體不同，功能不同；但主衡量的標準相同：要忠心。

將來在天上，會見到許多不是有高“地位”的人，他們不曾被人注意，卻得主的吩咐：要“歡歡樂樂的接待他，而且尊重這樣的人！”那麼，我們今天的教會，衡量人豈不也該用同樣主的標準嗎？我們是真的符合主的標準嗎？